

歷代詩話續編

歷代詩話續編

升菴詩話卷十一

明成都楊慎升菴原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編校

搥碎黃鶴樓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搥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傍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藝壓當行元是借此事設辭非太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爲真宋初有人僞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詩云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入之近日解學士縉作弔太白詩云也曾搥碎黃鶴樓也曾踢翻鸚鵡洲殆類優伶副淨滑稽之語噫太白一何不幸耶

湘烟

許渾詩劉巨濟涇曾得其手書湘潭雲盡暮烟出烟字極妙兼是許之

手筆無疑也。後人改烟作山。無味。大抵湘中烟色與他方異。張泌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沈翠微。湘中詩。魚躍浪花翻水面。鴈拖烟練束林腰。頗中湘中晚景。朱慶餘詩亦云。浦迥湘烟暮。林香岳氣春。

評李杜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晚見朝日

謝靈運詩。曉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暉。此語殊有變互。凡風起必以夕。此云曉聞夕飈。卽杜子美之喬木易高風也。晚見朝日。倒景反照也。孟郊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夕駐景。深谷夜先明。皆自謝詩翻出。

晚唐絕唱

許渾蓮塘詩爲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尙維舟。烟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終去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西闌盡日愁。此爲許丁卯集中第一詩。而選者不之取也。他如韋莊昔年曾向五陵遊一首。羅隱梅花吳王醉處十餘里一首。李郢上裴晉公四朝憂國髩成絲一首。皆晚唐之絕唱。可與盛唐崢嶸。惟具眼者知之。

晚唐兩詩派

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鳬。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于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

爲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真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真處裨中之蠅也。○二派見張洎集序。項斯詩。非余之臆說也。

景龍文館學士長寧公主宅流杯

憑高瞰迥足怡心。菌閣桃源不暇尋。餘雪依林成玉樹。殘雲點岫即瑤岑。○此詩非絕句體。然以半律視之。則極工矣。

貫休題蘭江言上人院

只是危吟坐翠屏。門前岐路自崩騰。青雲名士時相訪。茶煮西峰瀑布冰。○結句清妙。取之。

貫休古意

憶在山中時。丹桂花葳蕤。紅泉浸瑤草。日夕生華滋。若屋開地鑪。翠牆挂藤衣。經行竹窻邊。白猿三四枝。東峰有老人。眼碧頭骨奇。月上來打門。月落方始歸。授我微妙訣。恬淡無所爲。別來六七年。只恐日月飛。○

中多新句。超出晚唐。貫休又有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笛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一首。貫休在晚唐有名。此首有樂府聲調。雖非僧家本色。亦猶惠休之碧雲也。○習家池碧草萋萋。嵐樹光中信馬蹄。漢主廟前。湘水碧。一聲風角。夕陽低。僧無本詩也。亦佳。

絕句

絕句者。一句一絕。起於四時詠。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是也。或以爲陶淵明詩。非。杜詩兩個黃鸝鳴。翠柳實。祖之王維詩。柳條拂地不忍折。松柏稍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猓子柏葉初齊。養麝香。宋六一翁亦有一首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綦散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皆此體也。樂府有打起黃鸝兒。一首。意連句圓。未嘗間斷。當參此意。便有神聖工巧。

絕句四句皆對

絕句四句皆對。杜工部兩個黃鸝。一首是也。然不相連屬。卽是律中四句也。唐絕萬首。惟韋蘇州踏閣攀林。恨不同。及劉長卿寂寂孤鶯啼。杏

園二首。絕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其餘如李嶠送司馬承禎還山云。蓬閣桃源兩地分。人間海上不相聞。一朝琴裏悲黃鶴。何日山頭望白雲。柳中庸征人怨云。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鐔。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周朴邊塞曲云。一隊風來一隊沙。有人行處沒人家。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亦其次也。

無名氏六言詩

或云李季章作

將疑賦止四韻。邠老詩無全章。丫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妝。

無名氏水鼓子

彫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青塚路邊荒草合。黑山峯外陣雲開。○水鼓子後轉爲漁家傲。

無名氏水調歌

千年一遇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伴鳳上雲霄。○此詩借宮詞以諷。盧照隣詩。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許棠詩。導引何如鸚鵡舞。步虛爭似鷓鴣詞。高季迪詩。酒醒金屋曙河

流願賜銅盤一滴秋。他日君王上仙去。瑤池猶幸得同遊。妙得此意。

無名氏楊柳枝

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是誰栽。錦帆未落西風起。惆悵龍舟更不回。○此弔隋煬帝也。俯仰感慨。蓋初唐之詩。後世柳枝詞皆祖之。

無名氏詩

唐無名氏詩。江上送行人。千山生暮氣。謝安團扇上。爲畫敬亭雲。僧皎然送邢台州云。海上僊人屬使君。石橋琪樹古來聞。他時畫出白團扇。乞取天台一片雲。二詩命意用事相類。晉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又曰方麴。如羊孚雪贊右軍蒲葵。是其事也。

葉晦叔論詩

晦叔云。七言律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是也。然猶是對偶。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是也。洪容齋送晦叔詩。此地相從今歲晚。登臨況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爲悲。梅花盡醉沾江上。黯

淡西風凍雨垂。正用此體。予謂絕句如劉長卿天書遠召滄浪客一詩。尤奇。○七言律自初唐至開元。名家如太白浩然韋儲集中。不過數首。惟少陵獨多至二百首。其雄壯鏗鏘。過於一時。而古意亦少衰矣。譬之後世舉業。時文盛而古文衰廢。自然之理。

瓠蘆河苜蓿烽

岑參塞上詩。苜蓿烽邊逢立春。瓠蘆河上淚沾巾。西域記云。塞外無驛。郵往往以烽代驛。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又云。瓠蘆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卽西境之咽喉也。按岑集烽實作峯

閻邱均

成都閻邱均在唐初與杜審言齊名。杜子美贈其孫閻邱師詩云。鳳藏丹霄莫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均亦曾至雲南。有刺史王仁求碑文。爨王墓碑文。皆均筆也。爨墓碑洛陽賈餘絢書。予修雲南志。以均與餘絢入流寓志中。

虞世南織錦曲

寒閨織素錦。含怨歛雙蛾。綜新交縷澁。經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往交河。此虞世南織錦曲也。分明是一幅織錦圖。綜音縱。經音逕。非深知織作者。不知此二句之妙。

稱許有乃祖之風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臯。可企及也。壯游詩。則自比于崔魏班揚。又云。氣劘屈賈壘。目短蕭劉墻。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于世。自比諸人。誠未爲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邪。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人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牀。其忠藎亦可嘉矣。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

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岩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飼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楚妃吟

窻中曙。花早飛。林中明。鳥早歸。庭前日。暖中閨。香氣亦霏霏。香氣飄當軒。清唱調。獨顧慕。含怨復含嬌。蝶飛蘭復薰。裊裊輕風入翠裙。春可游。歌聲梁上浮。春游方有樂。沈沈下羅幕。○句法極異。

路盈訪璽

北魏承根贈李寶詩。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璽。狗競爭馳。天機莫踐。璽按玉篇。與彌同。而此詩與緬踐同韻。又以對問鼎。則音義皆不同。亦不知指何也。後考他本乃是璽字。古文稱从璽見說文。

頌聲寢變風息

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

遠水如岸

海濱之人曰。遠望海水。似高於地。有如岸焉。蓋水氣也。煬帝望海詩曰。

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

鄉里夫妻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姚令威曰。會稽人曰家。其義同也。見西溪叢語。

雉噫

揚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雉噫猶歌嘆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卽雉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滇中詩人

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名文。號舟屋。其詩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如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雞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雞山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

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閣筆信佳句也。但全篇未稱耳。其全集予嘗見之。如此二詩亦僅有也。

瑟居

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字一作蕭瑟。則索居亦得作瑟居也。蓋瑟索皆借用字。正字作械。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句絕妙。楓葉紅。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讀者草草不知其解也。今以問人。輒答曰。瑟瑟者。蕭瑟也。此解非是。何以證之。樂天又有暮江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豈蕭瑟哉。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樂天有靈。必驚予爲千載知音矣。

雍陶哀蜀人爲南詔所俘

雲南路出洱河西。毒草長青瘴霧低。漸近蠻城誰敢哭。一時收淚羨猿啼。○雲南在唐爲南詔。其蠻王閣羅鳳及酋龍三犯成都。俘其巧匠美

女而歸。至今大理有巧匠三十六行。近嘉靖中取雕漆工廿餘人。挈家北上。供應內府。皆蜀俘人之後也。○去鄉離家。俘於犬羊。苦已極矣。又畏死吞聲。而不敢哭。所以羨猿聲之啼也。一羨字妙。或改作聽。非知詩者。

瑞香花詩

瑞香花。卽楚辭所謂露甲也。一名錦薰籠。又名錦被堆。韓魏公詩云。不管鶯聲向曉催。錦衾春曉尙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回。張圖之改瑞香爲睡香詩云。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採花莫撲枝頭蝶。驚覺陽臺夢裏人。陳子高詩。宣和殿裏春風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眞詫事。九秋風露却相宜。蓋詠九日瑞香也。又唐人詩云。誰將玉膽薔薇水。新濯瓊肌錦繡禪。音單體物旣工。用韻又奇。可謂絕唱矣。余亦有一章。

賈島佳句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而其全集不載。僅

見於坡詩註所引。

偃曝

孟浩然草堂時偃曝。蘭棹日周旋。偃曝謂偃臥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掩曝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注釋。從容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頤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真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爲憂齒之狀。但垂饑涎耳。真味何由出哉。

詠王安石

劉文靖公因書事絕句云。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鶯。宋子虛詠王安石亦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

塞北江南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於一隅。財富之殷。可以無求

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氣土之可樂如此。唐韋蟾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其爲塞北之江南。以此。

詠蟬詩

陸龜蒙蟬詩云。伴貂金置影。映雀畫成圖。按梁書武帝賜吳興太守何戢蟬雀畫扇。陸詩用此事也。

詠被中繡鞋

雲裏蟾鈎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陳王當日風流減。只向波心見襪羅。○夏侯審爲大律十才子之一。而詩集不傳。惟此一絕。及織錦圖君承皇詔安邊戍。一歌而已。往年劉潤之在蜀。刻大歷十子詩。無夏侯審集。余以二詩訛之。潤之笑曰。兩枚棗子如何泡茶。余笑曰。子誠晉人也。

落月屋梁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卽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尙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太深。反晦矣。傳神之說。